

2016/05/20
第 36 期



总结与凝练 借鉴与参考

研究生教育发展动态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双一流”建设专刊】

◆ 观 点

- 世界一流大学有何建设路径可循
- 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
- 如何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流学科
- 建设“两个一流”不能“千校一面”
- 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 专 访

- “双一流”通关秘籍：建自己的一流走自己的路

导语

“双一流”大学建设是高等教育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但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绝非一日之功。何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有何建设路径可循？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问题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至今未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定义或说法。但无论如何定义，“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与众不同，不能重复其他大学所做的事情，不做欧美高校盲目的效仿者。建自己的一流，走自己的路，才有可能成为百年以后的世界一流大学。

观点

世界一流大学有何建设路径可循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明确了任务路径。如何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对中国大学来说，亟待探索。

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路径

1.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学科生态集聚。学科是大学的核心，是发展的龙头。综观世界著名大学，并非都学科门类齐全，而是拥有独具特色的一流学科。如加州理工学院虽规模不大，但坚持以数学、力学等学科为基础，建成了一批一流的新学科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2. 以一流师资建设为抓手，助推创新人才培养。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水平顶尖、国际影响力大的师资队伍，聚集一批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大师，是一所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关键。世界排名百强大学85%的教师从世界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将研究生培养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有不少大学，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为1:1，有的甚至高达2:1。

3. 以重大课题攻关为契机，引领创新平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为解决重大难题和关键性技术，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

4. 以高端智库建设为端口，促进优质社会服务。美国约75%的智库附属于世界

一流大学。近几十年来大学智库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的重大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路径选择的成功经验

1. **改造老式大学，使经典焕然一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是在大力加强原有学科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积极地促进研究成果转化来实现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变的。如哈佛大学经过改进本科生教育、完善专业学院、实行选课制、强化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等，才逐步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

2. **抢抓宝贵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新建阶段，抓住当时诸多大学研究生教育不成规模的弱点，抢先发展研究生教育，推崇德国式大学教育，提倡科学研究，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并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3. **创特色独辟蹊径，实现追赶式崛起。**一是审时度势，二是精准定位。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自创办以来一直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长期保持2000名左右学生的办学规模，该校先后有近30人获得诺贝尔奖，拥有63名国家科学院院士、29名国家工程院院士。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我们自己的育人方向。但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到的，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任重而道远。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1月09日09版

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

学术性与实践性：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学科评价的标准有两个维度：一是学术性维度，即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二是实践性维度，即学科必须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前者称为学术逻辑，后者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国际可比的；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是有地方特色的。

根据学术逻辑，一流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一流科研，产出一流学术成果；二是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要依靠一流的学者

队伍，建设一流的学者队伍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足而灵活的经费，二是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根据社会需求逻辑，一流的学科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换句话说，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学科建设应该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

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参照系。世界高等教育有两大体系，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应该有两大参照系。一是欧洲大陆体系，一是盎格鲁-北美体系。欧洲大陆体系传统上强调国家需求、政府控制，重视学科的社会需求逻辑；盎格鲁-北美体系传统上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重视学科的学术逻辑。这两大体系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北美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ESI）成为当前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评价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但欧洲大陆体系依然有可取之处。事实上，盎格鲁-北美体系也在积极吸收欧洲大陆体系的实践标准。

中国大学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强调社会需求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国际标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两个一流建设”实质上是主体性和国际化双重挤压下的高等教育政策，一方面我们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社会需求逻辑，重视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一流，遵循学术逻辑，借鉴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有三个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排名体系，除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排名体系依然坚持单一的学术逻辑，其他的两个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都既重视学术逻辑，又重视社会需求逻辑。其中，社会需求逻辑主要通过学科声誉、学生满意度、社会贡献等来体现。

根据“两个一流建设”的“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综合世界三大学科排名体系，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一流的学者队伍、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

为什么说这五个方面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呢？这是因为国外大学排名只是在学校层面把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纳入评价标准，在学科层面只重视科学研究。国外的学科评估主要是了解院系的科研条件、科研活动和科研产出，尤其强调科研

产出。对科研产出的评价工具主要是基于 ESI 数据库，对一家学术机构五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指标包括出版物的数量和他引率。而中国强调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体的，我们不但在大学层面强调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在学科层面也强调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我们认为，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的平台；既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02月16日

如何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流学科

如何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流学科，需要认真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1. 对学科的评价能简单地移植对大学的评价模式吗？

世界一流学科终究和世界一流大学不同，如果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学科层面，有可能造成学科建设的不堪重负，甚至扼杀一流学科的建设。

为什么对学科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移植大学的评价模式？因为二者肩负的功能不同。学科只是大学的一个细胞，但并不代表这些细胞个体都应该拥有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所有功能。大学功能的实现，也并非建立在这些个体都能够整齐划一地完成这些功能上，而更多的可能是建立在这些个体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等功能，但大学的每一个学科并不一定相应地具备这四项功能。所以，区分个体与整体，建立与大学评价不同的学科评价模式，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流学科，更好地进行“两个一流建设”。

2. 为什么不同的学科应该保持自己的品格和特色？

学科划分的根本标准是知识的分类，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传播、加工和生产上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学科划分的价值也在于帮助人类社会更好地根据知识自身的规律传承知识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形成知识的堡垒和知识之间的隔阂，甚至有意无意地造成强势学科对弱势学科的话语霸权。正因为知识的传承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在当前量化思维、一刀切评价严重的时期，不同的学科在学科建设中需要特别保持警醒，保持自己的品格和特色，不跟风，不趋同，而学校和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要在当前浮躁的评价氛围中保护不同学科的独立品格和特色。否则所谓的一流学科建设，很有可能走的不是强大的道路，而是一条不归之路。

3. 怎样认识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从知识的角度分析学科，一般包括知识基础、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关于理工学科的世界一流，人们的认识相对一致，这些学科有着跨国界的共同知识基础、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但由于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其特殊性，既是知识体系，又是价值体系，所以对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一流，众说纷纭。

的确，人文社会学科是在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发展水平上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和沉淀出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质，因而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向世界准确地讲述中国、展现中国，并从问题的解决、哲学思考和方法层面的一个角度或数个角度向世界包括自己国家提供新的知识来源和思想来源，就实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4. 人才培养为什么对一流学科的评价如此重要？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语境下，学科的概念与专业不同，一开始就包括了科学研究的内涵，所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可以被视为学科的两大大基本功能。

尽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学科的两大大基本功能，但在过往的学科建设当中，科研往往更加受到重视，这导致一些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往往更重视科学研究而不是人才培养。其实在一流学科的建设上，人才培养有着和科学研究同样甚至更长久的重要性，对一个学科的声誉，也更具有长期的支撑作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一流学科的一体双翼。一个学科在科学研究上的造诣往往能熏陶和激发出学生的思辨力和创造力，而优秀的人才培养更能反哺科学研究，并从知识创新、人才补给和稳定的社会声誉上赋予一个学科长期的生命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9日

建设“两个一流”不能“千校一面”

建设“两个一流”，应尊重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发挥各高校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避免“千校一面”。

要办好教育，也必须遵循其基本规律，注重多元多样。实践表明，社会对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个人的交集无疑是更加多元多样的。从这个角度说，“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是科学的。这一

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个性化教育**，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不同的教育。事实上，每一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愿望也有权利接受对自身来说最有益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教育。

当前社会涌现的各种指标性的大学排名，或者其他形式的评比评估，也暴露出同样的弊端。**试图用一种标尺去衡量所有大学的发展水平、改造所有的大学**，正像削足适履一样，必然会适得其反，导致高校培养的大量人才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所高校里，每个学科和专业也各有其特点。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也要依照不同的范式来进行。**每个学校的校情不同、学科特色不一，学生之间也存在差异，这是形成教育多元多样特征的基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时，应充分考虑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有的学生是技术型人才，有的是开拓型人才，有的则是领袖型人才。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变革，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和诉求；但在变革过程中应尊重各高校自身特有的历史传统、校园文化、学科特色，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变革，不能总是按照一个评价标准、一个路数办教育。

当然，虽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崇尚个性化发展，但就其评价标准而言，也应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指标，**就是看是否培养造就了一流人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一流人才，指的是能担当社会责任、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培养能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为中国和世界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专业方案的一流人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目标指向。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20日

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新概念、新理念。在我国，从“国家大学”的提出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百年历程。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实践问题。

就实质特征而言，未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里的“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化精神积淀，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有机结合。如果说“世界一流”（世界级、国际性）是共性，是普遍性，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个性，是特殊性，共性融于个性中，普遍性融于特殊性中，个性和特殊性不断巩固和丰富共性和普遍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惟有立足“中国特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一流大学才能赢得支持，赢得成功，赢得未来。

就要素内涵而言，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不仅体现在一流大学的教育方针、办学方向、党的领导上，而且体现在一流大学建设始终立足于中华大地、认真遵循教育规律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上面，根本反映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上面。进一步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一流大学应该立足中华文明丰厚的土壤中，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切实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兴校，争创一流。总之，既要充分体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现实，又要始终坚持国际公认的评价标准；既要在可比性办学指标上达到甚至超越国外世界一流大学，更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突出的贡献；既要拥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文化，真正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就外延范围而言，我们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指那些确实有基础、有实力、有潜力、有愿景、有战略，且其建设成就被世界高水平大学所认可的大学和学科，而不是指所有中国大学和所有学科。可以说，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大项目，也是因此要求而产生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建设之后发现，这种方式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未来时期，一方面打破“211”和“985”高校身份壁垒，采取适度开放、竞争选优的政策措施，为全国不同类型高校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倡导差别化发展导向，鼓励和支持特色发展和分类发展。可以说，这种战略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就国际意义而言，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不仅在国内赢得了重要支持，在国际上也赢得了非凡声誉。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引导和支持中国一流大学在当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地

位和全球影响力，这反映了“中国特色”，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性”，也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因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并继续发扬光大。而且，事实给予了充分的证明。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定会取得更大更新的发展成就，不仅将继续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且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内涵。

无论是何种特色或何种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共同点均为大学的发展成就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被全球高等教育界及其以外的广泛领域所认可。没有这一点作基础和保证，很难说某种特色是成功的特色，是富有世界意义的特色。因此，在这个角度说，未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重点应是在继续保持和突出“中国特色”的同时，更多地侧重于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世界一流”的文化建设、水平建设和内涵建设。

来源：《研究生教育研究》杂志，2016年第1期

■ 专访 ■

“双一流”通关秘籍：建自己的一流 走自己的路

谁会成为百年以后的世界一流大学？谁会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界的后起之秀？提到世界顶尖大学，许多人会想起哈佛、耶鲁等这些名字。这些名校大多“道行高深”，有着数百年历史。不过英国著名杂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的一份排名——“世界年轻大学排名”，将这些老牌名校请出队列，其含义不言而喻。“它让人瞥见高等教育的未来，它所展示的不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高校，而是展现出拥有极大潜力的冉冉升起的新星”。香港城市大学便列入排名之中。《麦可思研究》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谈他心中的世界一流大学，着重指出了在大学建设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性。

麦可思研究：您认为，香港城市大学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程星：香港城市大学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但在90年代才正式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它的快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三点至为关键。

第一点是大学制度。香港的大学，特别是香港城市大学，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快，得益于大学制度；**更具体地说，是大学的人事制度。**一所大学好与不好，说到底与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工作有关。所以，一所大学如何吸引人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真正能成为一流的大学都具有健全的人事制度，**这样大学才能唯才是用，不会有人才因为行政的限制而不被录用的情况发生。香港城市大学从20年前开始成为研究型大学以后，每一个教授的职位都实行全球公开招聘。结果是我们的教授职位只有行业里最合适的人才能获得。20多年下来，我们大学确实聚集了一批在各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才。学校有一些大师级人物，比如数学界菲尔兹奖和沃尔夫数学奖得主，有国家自然科学奖及科技进步奖得主。特别是在工程方面，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会员就有20多位。这些杰出的教授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科研成果及其影响是学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点是国际化的视野。因为我们是公立大学，香港政府只允许我们招收不超过20%的非本地本科生。这20%当中有一半名额给了内地，其余10%的名额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去招生。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为学生营造一个国际化的校园环境。**换句话说，学生在香港城市大学学习四年，与他们同学习、同住、同娱乐的不仅有香港本地同学，还有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内地同学和来自世界上至少三四十个国家的同学。未来当我们的毕业生走向职场，他们不会因为第一次跟外国人讲话、第一次跟外国人一起做项目或第一次碰到外国人不知道怎么打交道而感到困扰。

为了增加学生的国际经验，我们还设定了另一个目标，就是让**至少65%的本科生在大学四年期间有机会在海外的一所大学做交换生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这个要求很高。试想，一个学生要花四五个月的时间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但要很快适应当地生活，还要坐进课堂，成功地取得学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生交换还有一个好处，即我们每送出去一名学生，就会有一名外国学生来到香港城市大学，这样我们的校园就有更多外国学生。他们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学生，而且是短期的，但是和我们的学生一起住，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做项目，这种国际经验对于每一个香港城市大学的毕业生来说都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

第三点是香港城市大学近年来非常用功地去做的一件事，即开设“重探索，求创

新”的课程。香港城市大学的定位不是面面俱到的综合型大学，而是一所专业大学。专业大学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基于这个理念，香港城市大学推出“重探索，求创新”课程，要求每一个本科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必须做一件原创的事情。学生在吸收了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之后，必须融会贯通，独立思考，做一个独特的、别人没有做过的项目。这方面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创新成果。

麦可思研究：有人认为，这份名单上的高校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的哈佛或牛津大学，对此您怎么看？

程星：哈佛大学头上有光环。当一个学校有了光环，别人就不太容易靠近去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哈佛与牛津历史悠久，有许多积淀和传统。别人在仿效这些积淀和传统时把它们神化了。我觉得年轻的大学要仿效哈佛、牛津大学的话，会误入歧途。你怎么可能做牛津呢？牛津已有近1000年历史，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有1000年的积淀。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年轻的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不一定要学牛津、哈佛，而是需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一所大学只要做出一点特别的事情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关注不是因为你像牛津或哈佛，而是因为你既不是牛津也不是哈佛。你就是你，所以别人才崇拜你。

麦可思研究：大多数中国内地高校的历史不足50年，却无一出现在这份年轻大学排行榜上，您认为，在年轻高校中，中国内地高校与其他上榜的年轻大学的差距在何处？

程星：我想内地和香港的情况还是不大一样吧。举一个例子，大家都招收外国学生，都希望国际化。但外国学生来了之后，他们和本地学生的接触在香港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在外国学生身上有很多投入，而且投入的目的也很清楚：我们吸引学生到香港求学是为我们自己的学生创造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假如你花了很大力气把外国学生招来，但让他们集中住在留学生楼里，那你的劲儿就白使了。政府要想清楚：当你投入资源的时候，你究竟得到什么。你想做的事情和你的制度是要配合的。

麦可思研究：高校对学生“就业力”培养的重要性在何处？

程星：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就是“employability”，即就业力，或可雇佣能力。香港城市大学最近在排行榜上名列全世界150所就业力最强的大学之中。我刚刚提到的“重探索，求创新”课程，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在2013

年圣诞节期间组织了一个南极考察团。配合“重探索，求创新”课程，我们向全校学生征集研究计划。学生必须说明为什么想去南极考察，到南极想要做什么事情，等等。最后收到了300多份计划书，从中选出23名学生，来自文科、理科、工科还有艺术等领域。比如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和工科学生一起设计了一个项目，研究风的流动在南极没有障碍的情况下与在香港尖沙咀满是高楼的情况下有何不同。这个研究项目把艺术和科学结合了起来。在这里，学校所做的不是帮学生找工作，而是为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提高探索与创新的能力。抓住这些机遇的学生就更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可雇佣的人才。所以，大学所做的一切就是提供一个条件或环境，让学生有国际化的经验，有一些创新的想法。这些都是今天的就业市场所需要的技能。

麦可思研究：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绝大多数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备受关注。在您心目中，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是怎样的？

程星：我想到的一流大学，就是哈佛大学或者哥伦比亚大学。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真的不需要模仿这些顶尖大学**，因为很多事情不具有可比性。而今天上榜的年轻大学几乎全是亚洲大学。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大学都致力于创新，致力于走自己的路。今后哈佛也好，牛津也好，它们都需要和我们这些年轻大学在同一个平台上面竞争。当然它们还是有优势的，比如历史就是它们的优势。但如果它们不继续努力的话，有一天也可能会落后。

来源：麦可思研究，2016年03月17日

呈：校领导

发：各院院长、主管院长、教学秘书、研究生导师等

本期编校：梁大鹏、李传江、英爽、张丽娟